

張季子九錄

政聞錄

冊二



卷三

政治類

徐州應建行省議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

控淮海之襟喉兼戰守之形便殖原陸之物產富士馬之資材其地爲古今主客所必爭者莫如徐州今天下大勢英之兵艦梭織於長江德之鐵路午貫於山東謀蔽長江則勢力必擴而北謀障山東則勢力必擴而南南北之際徐爲中權平原蕩蕩廣袤千里俗儉而僕民強而無教犯法殺人盜劫亡命梟桀之徒前駢死而後踵起者大都以徐爲稱首近數十年復有會匪之勾結教士之浸權設不早計禍發一隅牽動全局將欲因時制宜變散地爲要害莫如建徐州爲行省試考諸古禹貢徐州北至岱南至淮東至海西錯兗豫今江蘇之海州山東之沂州濟寧及兗州之半皆徐州域沂泗汶汴與淮爲緯其地則北走齊魯南瞰吳楚東阻大海西通梁宋自漢室紛更徐當許洛孔道最爲多事晉

人南渡特置重鎮恆以彭城之得失繫南北之盛衰後周取之以臨淮南朱溫爭之以阻行密魏尉元曰彭城宋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不可固守若積儲既廣宋人必不敢窺淮北陳顧野王曰彭城地形都要不特捍蔽南國爲必爭之地自昔東南用兵莫不由此以臨諸夏李泌陳無己蘇軾規畫江淮亦莫不注重徐州至於沂濟歸睢鳳潁海泗雖同爲中原腰膂而以分率準望測之但能經營徐州蔚爲雄藩皆可以左提而右挈之矣以輿圖分率準望約略計之徐州府領銅山蕭陽山豐沛邳宿遷睢寧一州七縣益以海州之沐陽贛榆淮安之安東桃源安徽鳳陽之宿靈璧潁州之蒙城渦陽亳州泗州之五河盱眙天長山東沂州之蘭山郯城費邑沂水蒙陰日照兗州之滕嶧濟寧之魚台金鄉曹州之曹單城武河南歸德之商邱虞城寧陵鹿邑夏邑永城睢考城拓城凡四十五州縣惟沂州泗州歸德全析餘皆分析與曾國藩駁陳廷經請江南北分省不同明季計東籌守兩淮必先守徐泗以爲清濁潁三口之門戶同治初潘祖蔭請就徐州四界司設總兵兵備道凡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四省沿邊州縣悉歸管轄作爲重鎮顧當時之所爲患者我失所無教之民盜弄潢池兵已耳今之大患自外而內駸駸焉英將由長江而北規德將由濟南而南越各逞其勢得寸得尺而欲以一道數州縣之力一鎮之

兵冀其相抵相角其必無倖奚待智決乎夫一鎮一道之施設在中原有事草
竊橫行之日猶可枝梧也其在今日非建行省設巡撫則斷乎不可大抵建徐
州爲行省有二便四要海運通鐵路卽達輸輶不絕漕督可裁未盡事宜以徐
州巡撫兼之原有釐金協餉葦蕩所入以養標兵者一轉移間亦可資挹注升
徐州道爲布政司援鎮迪道加按察司銜例以淮海道兼臬事增官不必添員
便一徐海淮泗沂濟鳳潁民氣雖不盡同較其大略樸嗇勁悍苟就募萬人簡
而練之作爲游擊步隊六千馬隊四千仿美制鄉村鎮堡練習民兵但使統馭得人訓練
有方比及三年可幾有勇又河灘海塢荒地遼闊闢場牧馬足備戎需廣殖豐
林足資防禦便二廣種薄收農惰成習蒿萊滿目棄貨益多況山童野濯河廢
湖淤宜樹宜藝遠尋楚漢陂屯之遺近采蘄輔溝田之議大開農場示以試驗
人歛於利效法必多故訓農爲一要農旣生物待工而成徒恃舊工不可以盡
物利徒適陋俗不可以塞漏卮利國鑛產載在方志石煤之富近益彰明就產
設廠可造槍礮可造農工一切應用機械食用旣節工資亦省因麥以磨麵因

豆以榨油。因粱粟以釀酒。因油蠟以制燭。皂因牛羊皮以練革。因蠶以良綢帛。
因砂以爲玻璃。或自無而有。或自粗而精。俱可相度土宜。生財利用。原料成熟。
人漸於勤。故勤工爲一要。無水利無以利農。則湖河宜闢。水之大者曰淮。曰沂。曰泗。曰瀦。曰連。曰赤山。曰昭陽。曰青伊。曰駱馬。曰倉基。曰雁麥。曰連汪。曰峯山。河之大者曰豐。曰睢。曰渦。湖之大者曰碩項。曰桑墟。曰成山。曰青冢。曰張莊。曰呂孟。曰微泡。河曰薛。河曰泇。河曰彭。河曰滻。河曰沱。河曰潼。河曰。無運道無以利工商。則武河。曰薺。河曰白洋。以上均統所規畫之界內而言。則鐵路宜築。輪船宜行。無電報無以利工商。尤無以利兵。則支線宜次第連屬。無
貲本無以利工商。亦無以利農。則銀行宜大小貫輸。故通商爲一要。農工商兵
皆資學問。專科之始尤重。普通有普通而後可宣上德。有普通而後可肇國民。
宜省先立一師範學校。縣各立一高初等小學校。是二校者皆宜官貲。官既倡
之。政用強迫。手工徒弟學亦宜先。庶幾標本兼圖。緩急不匱。民智苟啓。民生自
昌。國不患貧。何至患弱。故興學爲要中之尤要。然亦有三難。固塞之區。有同草
昧百道。並進以舉事。一日千里以致恩。非忠非勤。非廉非信。非強立嚴毅。不能
植基。不能圖成。則得巡撫。難政需人。舉人需學。造專科成家。全國無幾。必溝通。

新舊妙識機宜之才乃能共開物成務錯節盤根之業則巡撫得人難練兵須財製造須財補助農工商民業須財多宜五百萬少必三百萬國帑既窮民力尤絀則籌款難論者苟以外患內憂爲無傷徐州之行省尙可不建也則二便四要誠不敵三難若鑒於二便四要而以爲不得不建也有人有財雖有三難直可旦夕舉之昔人言守長江者必先守淮泗規山東者必取道徐海此固爲有長江與山東者言之今英德已入吾室而操吾戈與吾共長江山東之利矣然則能爲山東之利害者何地以淮制江者何地寧有以易吾徐州之說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周書曰慎固封守春秋楚戍彭城所以塞吳晉之通晉城虎牢所以阻鄭楚之合詹嘉備秦人而守桃林女寬備子朝而守闕塞可爲知設險者矣春秋莫強於秦其入鄀也歷晉地五百餘里以與楚爭而晉人不知禁其襲鄭也歷周晉山谷二千餘里以薄偃師而周晉人不知詰主無固圉之謀敵得無人之境不知設險效乃至斯一秦且不可而況置兩秦於吾肘腋之間如之何不虞不備乎吾懼徐州不日龍爭而虎鬪迭進迭退芒碭大澤我

之伏莽梟徒又乘機竊發或不免舉足左右以爲敵用爲東三省之續也故爲此議

代某給諫條陳理財疏

清光緒三十年甲辰

竊自庚子遘亂賠款峻增益以練兵戡匪學校警察之需每歲溢出二千數百萬兩部臣與各疆臣無可籌畫則請開捐不足又請行膏捐房捐又不足乃請提州縣漕米平餘亦可爲搜括無遺矣而前上兩年每交賠款之時上海商市大爲掣動拆息之大爲從來所未有推原其故由於輸出之銀太多商市因之窘蹙屈指賠償之期未至十一而上下交困勢已如此過此以往何堪設想國家以民爲本州縣爲國家牧民非特取之於民者旦旦而伐之爲非計卽牧民之官而不能使其寬然自給自愛者將益縮手而不敢有爲不肖者必且分外巧取而其病仍中之於民胥天下之民不聊生其禍且將牽動外侮而危及宗社此有志之士所爲腐心而瘋憂者也而兩年以來膏捐房捐官捐所得幾何部臣與疆臣於此數捐之外別有所籌者何事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舊

時之政所取之財原以供舊時之用今環球萬國之政日新我已不能固守其舊而仍沿前朝之舊法取財其取困亦必至之勢矣是謀變法當先謀變理財之法尤宜謀變理財而便民之法臣請先舉五大端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一同度量衡勿論其爲三代聖人之大法也今列強之國其一國之中亦無不同者且一國政權之所寄視之至重日本有度量衡稅爲此業者有製作修覆販賣三等皆須官準初報時納身元保證金其數自一百圓至五百圓其稅法以製器之價作爲百分再加二十四分以二十四分之一爲稅取民不多而行法至一擬請宸斷飭下部臣度用工部營造尺量用漕斛衡用十六兩由部精密較準銅製各數十具發交各省布政使照式精製各數十具分發各州縣置官衙大堂爲式仿日本法分製造修覆領賣爲三業或兼或獨聽民自報給予執照每一執照稅視日本保證金爲損益願兼領三業者卽納三照之稅製成及修成後呈官勘準烙印然後發賣度則竹木牙骨革布皆備量則金木皆備衡則天秤臺秤桿秤皆備其稅宜輕私造私賣者其罰宜重稅輕而罰重則私造

私賣者計較不值而不爲而有照執業之人各以利害切身之故而助官訪察新制旣行凡民間向來隨俗通用之度量衡一例銷燬不許私用用者有罰約計中國四萬萬人以一萬萬人各賣一器多寡均計取稅二角亦可得二千萬圓而執照之稅不與焉以後歲收之稅不與焉度量衡同而後中國之農工商務可得而言農工商務可言而後理財可得而言或謂各省各府州縣度量衡由來不同承行已久一旦改制民多不便不知所不便者欺心牟利之姦商於戶口中占最少之數其以爲便者占戶口中最多之數也且白手而索人之捐與附物而征人之稅事理孰順較量捐稅所得孰多是皆不待智者而後知不待勇者而始決臣謂變法理財而便民者此其一一畫一銀圓推廣銅圓二者亦國權之所寄也入其國用其幣知其國之有主尊而不可犯所謂權也各國內地皆用本國幣唯通商口岸間用各國銅銀圓今議鑄中國銀圓者輒有持每圓重一兩之說其意主於一國有一國之幣制然如其說通商口岸必不行用勢必更鑄與各國等重之銀圓在官則徒多一層折之煩在民則仍有一流

通之障必待一兩銀圓行用不通而後議改鑄何如早爲畫一之省事而節費也至與銀圓相消息者惟恃銅圓中國三十年來錢之銷燬於煙具器皿者不知凡幾至近五六年而錢荒之患乃大見錢荒則貴每一銀圓賤至八百內地有不及八百者江浙各省設局鑄造銅圓然江南蘇州皆禁止不許出省上海亦禁止出口上年年底沿江各外府州縣市面爲之大擠民間視省城銅圓儼若異國各督撫之自視疆域亦儼以一省城爲職分之界失國體而病民生莫此爲甚臣愚以爲鑄造銀圓不妨每省一局或一總督一局若銅圓則宜各道及鹽運司常駐地方分局鑄造卽由各道及鹽運司管理開創之始官款難籌則招商墊辦機器廠屋鑄本一切估定由官擇殷實有聲望之紳商承辦每月鑄造若干銷行若干按旬報官外運則由官給照每年所得餘利除去開支分作四成以一成報效湊解京餉一成撥充地方興辦學校警察之用一成提還墊本一成歸商作爲花紅訂明墊限或七八年或九十年酌定一期限滿之日機器廠屋全數歸公由官自辦墊限之內公家應爲保護不得聽他商攬奪則

民間農工商實業有疏通之益無虧折之損而國家於墊限之內可得多數大宗之報效墊限之外又得現成完備之全廠臣所謂變法理財而便民者又一變鹽法本朝鹽法一仍前明之舊若至今無梟豈非府海完全之上策今則梟徒充斥其所販之鹽幾及官鹽之半梟之勝官者在以無稅敵有稅官之不能制梟者在以無法爲有法蓋梟賣無稅之鹽即可破官防梟之法官憚於變法則藉有名無實之法以苟安由是而言豈特鹽法敗壞不可收拾而已梟之禍且懸於眉睫愚臣博訪周諮求變通鹽法之計僉謂鹽敝在散救散用聚聚之法惟有設廠煎鹽就場征稅可行稅就場征則不論何人皆得爲商人皆商皆稅則梟於何有無梟則防於何有此外如運法銷法一切酌量變更凡向之私而無稅者皆可有稅向之爲緝私而多費者皆可不費合中國產鹽地計之一出一入殆可歲得數百萬或者謂國家近數十年每有大用率取給於運商今變新法則有困舊商之慮不知設廠轉運一切新業可儘舊商先行入資舊商所短補以新商是舊商換其名而無損於實也臣所謂變法理財而便民者

又一一迅籌公海魚業公司。中國瀕海之業。魚鹽並稱。然魚則農兼爲之。其專爲漁者。窮海荒島無田可種之民。無大資本者也。各國則視魚業爲關係海權最大之事。其領海界限。視精遠之礮彈所及爲止。今已由三海里漸展至十海里。所謂領海者。平時捍圉邊警。及戰時局外中立之界限。亦卽保護魚利之界限。兩國分界處。往往以兵艦守之。美國於距海岸十二英里內。且行檢查。每有因爭漁界而開釁者。其鄭重海權如此。頃聞膠州灣德商在上海招集中國漁業公司。其全數一百七十萬。先集一半。開辦其法。用電燈繫網下沉海底。仍繫表於網。以測魚來多少。爲起網之節。用漁船六艘。運船一艘。共七艘。先集洋股。洋股不足。許華商附入。夫德人所租。指定膠州灣。膠州灣外。非其所應預。今張而大之曰。中國漁業公司侵我國之海權。奪我民之魚利。上下受損。名實俱虧。曾未聞南北洋大臣有何策畫。以爲抵制。臣愚以爲。凡奉天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七省。各宜自設漁業公司。由各省督撫就各省紳商中慎舉聲望地位。與此事相當之人。集股設法。擬章試辦。一面由外部知照該國駐京公使。

援據公法轉輸該商令無相溷公司事成各省派兵艦爲之周巡保護其費由漁業公司酌量籌助在國得財政進步之方在民得實業擴張之地在國際則保有海權在外交則稍伸公法此則理財而且寓銷萌便民而益資固國矣一改上海製造爲商辦就設高等工藝學校臣查此局創議於故大學士曾國藩而創辦於故大學士李鴻章當時本有權宜之說直爲憚事久而不遷自甲申甲午庚子海上有警此局危象乃時時在人心目之中前年督臣張之洞在安徽宣城縣湯池地方相度基址議遷此局可謂有識持異議者謂機一折便爲無用建廠購機一切資本須五六百萬方能下手目下經費奇絀何從得此巨款凡此之說臣竊以爲非計中國之學西法也自兵始日本之學西法也自工始自工始者學其用機器並學其造機器學其用機器故有各工藝學校學其造機器故有各鐵工製造場工業進而後及練兵此日之所以能強也自兵始者船礮槍械悉購自人閩之船廠江鄂之槍礮廠或一歲而成數百槍或二歲而成一艦至於農工商實業機器無一不購自外人上自大臣下至士庶率貪

便宜不肯用心此中國之所以不振也臣今爲標本兼顧上下兩利之計請飭
兩江督臣遴派幹練之員將上海製造局地基值若干全廠房屋值若干機器
值若干船鴻值若干備件及一切什物值若干一一查對原帳按照時值及已
用年數分別估明折實招商承辦折實之價以半變賣以半作股變賣之價分
起提取卽爲移建新局之用作股之款將來或永遠合貲或改作存款分年計
利提還臨時由南洋大臣斟酌核議上海之局卽爲合衆公司之工廠專以一
廠製造槍礮官爲認買其餘分三大宗一鍊金廠兼鍊鋼銅鐵板一船廠專造
輪船一實業機械廠專造各種農工商利用之機械卽就局中特立一完全之
高等工藝學校庶幾治標則官局有移建之資治本則工學有振興之藉惟是
上海一局臣訪詢衆論約計成本在千萬以外折舊估計至少亦五六百萬半
作變賣半作股本亦須得商股五六百萬乃能應償值合貲營運之用非得衆
望素孚之人不易集此巨款而肩斯重任應請飭南北洋大臣合力協謀以圖
之此則理財於軍政之大計而便民於實業之前途也綜計以上五項若戶部

與各封疆得人合計十八行省每歲所入多可千萬少亦可數百萬卽不盡得人而朝廷但期必行明定章程飭下各省循章舉辦信賞必罰以策其後度其所入亦當優於膏捐房捐官捐之數愚臣抑有所過慮者日俄之事在我本無完全中立之理今爲假息偷安之計以此自解將來必有中國極難應付之間題施之於我我不籌其大者遠者而爲此纖屑苛細之爲外何以應逼迫於強鄰內何以免阽危於宗社臣備員臺諫既有所見不敢不披瀝直陳於聖主之前伏乞皇太后皇上外揆時變內斷聖心勅賜施行以定大計宗社幸甚民生幸甚臣無任戰栗屏營待命之至

爲滬公堂案致江督函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頃電計達綜計茲事事實上應爭之綱要二曰亂由演說起曰匪由租界外入此彼族之言也曰亂由公堂違章押女犯於西牢印捕監守公堂及誤罪黎黃氏曰匪從租界內起不從外入此我華人之言也事實苟定乃有理論理論上應爭之綱要二曰孰收租界人民之稅孰任保護治安之權曰平時界內外居

住來往人民如何區分如何管轄理論明則案定矣今之困難在昔之英使止聽英領及工部局一面之言而我之地方官所據事而爭者外務部始終未曾達於英使一若我已理屈而默認者故來文訖不提公堂隻字否則雖甚恃強豈無一二語駁辨及之今則英使已易人卽明知之而我外務部未嘗有言自以仍沿前所詰問要挾之語爲利事隔年餘外務部卽爲失晨之鳴可不承認矣爲解此困難計必使事實上彼我二說並立於世界耳目之前乃有結束如何能忽然並立自應用求而用查顧英使之所爲查用其按察使與我滬道滬道之所爲查請各舉公正一人由所舉之人又合舉一公正人就英人思想研究之利與我直接不間一人可以逞其專欲就我國勢研究之利不與英直接中請非中人英請非英人又合舉一非中非英人是中間有二三國人庶事有可證理有可憑勢有可掣滬道所籌良當然旣非英所願英必不允是有說以折之曰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某日所開之公堂乃各國公共公堂而違章啓釁者英之領事若我認是日爲英所獨有之公堂各領事必不允曰事旣在公